

罗沙

东方女性



花城出版社

东方女性

罗 沙

东方女性

罗 沙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10毫米 32开本 3.5印张 1插图 40,000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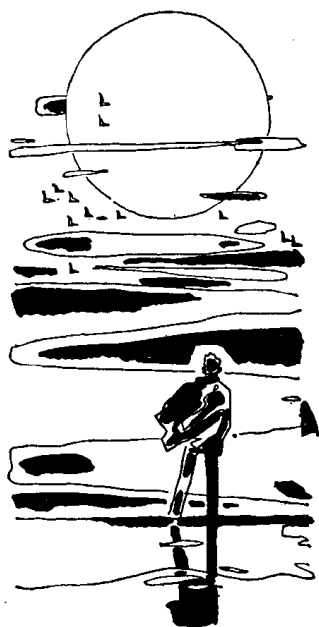
印数1—45,000册

书号 10261·513 半精装压塑本定价 0.75元

目 录

妈妈.....	1
一封写了两年的情书.....	11
浪子的爱情.....	19
雷哥和水妹.....	29
珠江月.....	43
南海浪.....	53
祁连雪.....	65
游子吟.....	75
相思子.....	87
追求与苦恼.....	97
后记.....	109

妈 妈



惭愧我绘画才能太差，
没能把妈妈的慈颜描画；
叹息我家贫照不起像，
没能把妈妈的遗容摄下。

留在脑子里的妈妈呵，
朦胧时似雾，清晰时如霞；
带着三十多年的思念呵，
披着温暖的晚霞探老家。

当年我放牛羊的草地，
长成林的甘蔗牵我衣；
当年妈妈种稻子的梯田，
熟透了的金橘耀我眼。

远看那一幢幢新屋一幅幅画，
装点我亲爱的家乡更美了；

近闻那一群群儿童一群群鸟，
吵得我静静的山村变热闹。

新修的公路送我回山村，
新装的电灯引我往家行；
姐姐见我喜泪流不止呵，
急急忙忙领我进家门。

大鸡小鸡绕脚迎客人，
饭香菜香扑鼻报喜讯——
三十年的童养媳出了头，
三十年的穷农妇翻了身。

挑蔗衣的外甥女刚入屋，
姐姐催她榨米酒来煮；
运甘蔗的外甥仔才进门，
姐姐催他杀肥鸡来炖。

楼上楼下搬不赢的油盐糖酒茶，
灶前灶后说不尽的酸甜咸苦辣；
细细看望眼前的姐姐呵，
活象妈妈，又不象妈妈！

姐姐叹息妈妈没逢好时辰，
旧社会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
姐姐庆幸弟弟长在新时代，
农家也出现了自己的诗人。

一句句问答一阵阵喜，
姐姐陪我坐下来休息；
儿大女大不用她再劳累呵，
不似当年妈妈孤单缺劳力！

当年呵，围剿后的家乡劳力少，
我是红军的后代懂事早；
十岁的孩子也要分挑重担子，
蹦蹦跳跳跟随妈妈去割稻。

东山的太阳起身早，
树上的鸟儿歌声高；
妈妈打稻我把稻子抱送，
妈妈满脸汗水呵满脸笑。

到中午，秋天的阳光似火烤，

喝稀粥的肚子咕咕叫；
两条小腿不听我使唤，
一屁股落地站不起来了。

妈妈眼望着没收割的稻子失去了笑，
手摸着 我冒汗的脑袋泪直掉：
“等你当红军的爸爸打回来，
我们的好日子就来到！”……

一盘盘板鸭一碗碗蛋，
姐姐叫我尝尝咸不咸；
柴米油盐不用她再操心呵，
不似当年妈妈的汗水也缺盐！

当年呵，天亮前的黑夜更昏暗，
胜利前的日子更艰难；
山区缺粮还有野菜填饥肠呵，
穷人缺盐无力支撑浑身软。

妈妈和我反反复复地商量，
拿出她一生的积蓄去把盐换；
手捧三块银元我心头颤呵，

一心要为妈妈解忧添喜欢！

三块银元三只狼呵，
抢吃了妈妈嘴边多少饭！？
三块银元三条虫呵，
吸干了妈妈身上多少汗！？

带着银元出山把法币换，
法币贬值瞬时变成废纸片，
一生的积蓄全家的命呵，
三块银元买回一斤盐。

妈妈接过这斤救命盐，
话儿深沉说得眼发酸：
“一斤虽少总比没有好，
熬过雨夜就可见晴天！”……

一碟碟糕点一盅盅酒，
姐姐要我尝尝甜不甜，
衣食住行不用她再发愁呵，
不似当年妈妈苦过那黄连！

当年呵，苦多甜少的国统区，
做童养媳的姐姐泡在苦水里，
数两白糖几根蔗，
孝敬妈妈呵当厚礼。

白糖，妈妈舍不得尝一粒，
粒粒装在糖罐里，
早餐晚餐冲一杯，
催我快长身体添力气！

甘蔗，妈妈舍不得吃一节，
节节藏在木床底，
上学放学吃一节，
让我润心补肺长智力！

寡母的慈爱孤儿的心，
骨肉相连呵命相依，
菜油灯下妈妈缝又补，
夜夜伴儿读书月偏西！……

一袋袋糖果一筐筐橘，
姐姐送我上车返南粤；

朝霞满天她笑不断呵，
不似当年妈妈送儿悲戚戚！

当年呵，为谋生路出远门去，
妈妈赤脚送我行百里；
大庾岭头乌云愁黯黯呵，
郁孤台下流水泣凄凄！

妈妈从怀里掏出一块钱，
一腔母爱倾入我心里：
“那次买盐后的日子更难熬，
只省出这一块钱送你上路去！”

妈妈南望我要去的繁华地，
似看见那边的风和雨；
“顶不住你就早回来，
妈妈能生你也能养你！”

前路茫茫呵风雨急，
母子对泣呵云天低；
少小离家呵不识人间苦，
妈妈送儿呵似知死别离……

运甘蔗的汽车披着朝霞，
欢闹地载我驶出了山峡；
甘蔗挥手，金橘点头，
只闻笑声，不见泪花。

回头遥望村头的姐姐呵，
活象妈妈，又不象妈妈；
回顾当年的风风雨雨呵，
一样的妇女，两样的年华！

1982年1月，构思于赣南故乡，
2月，写成于广州石牌。

一封写了两年的情书



我瘫痪了两年的那双腿，
今天第一次站了起来；
我写了两年的这封信，
把爱情的门窗重新打开——

两年前，珠江的清波，
荡漾着我俩欢乐的笑脸；
两年前，白云山的春风，
传送着我俩初恋的情话。

那次郊游植物园，
两辆自行车滚滚飞，
突然，我的两腿酥软，
连人带车翻到沟里去。

春天的花苞刚刚吐蕊，
爱情的种子刚刚破土；

那双腿的瘫痪呵，
改变了我俩的前途。

怎么过呵今后的日子？
怎么走呵将来的道路？
痛苦，引人深思；
不幸，使我早熟。

我怎能因为自己的不幸，
把你也拖入痛苦的深渊？
我怎能将痛苦转嫁给你，
让你的青春葬送在我病床前？

我带给你的不是舒适温馨！
而是累赘和苦恼；
将来做爹做妈的重担子呵，
都要由你一个人来挑！

何必隐瞒呢，感情上
我是深深地把你爱上了；
何必回避呢，理智上
我又极力阻止感情燃烧。